

寻梦录

【张锲散文精选】 张 锲 著



昆仑出版社

寻梦录

【张锲散文精选】

张 锲 / 著



寻 梦 录

——张锲散文精选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梦录——张锲散文精选/张锲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3.5
ISBN 7-80040-698-9

I. 寻…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100 号

书 名: 寻梦录——张锲散文精选

作 者: 张 锲

责任编辑: 卢 琳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www.jfjwyph.com>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3.375

插 页: 3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98-9/1·499

定 价: 26.00 元(平) 30.00 元(精)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在文学前辈巴金身边



在冰心老人家里



▲ 在艾青(左1)、
高瑛(中)家的
会客室里



邓友梅(右1)、束沛德(左1)和张铤(右2)为夏衍同志(左2)祝寿

▶
在美国作家
海伦·F. 斯诺
的小屋前,他
们笑谈两国
人民的友情



和第三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获得者泰国的诗琳通公主在一起



在澳门，听马万祺先生谈他的诗词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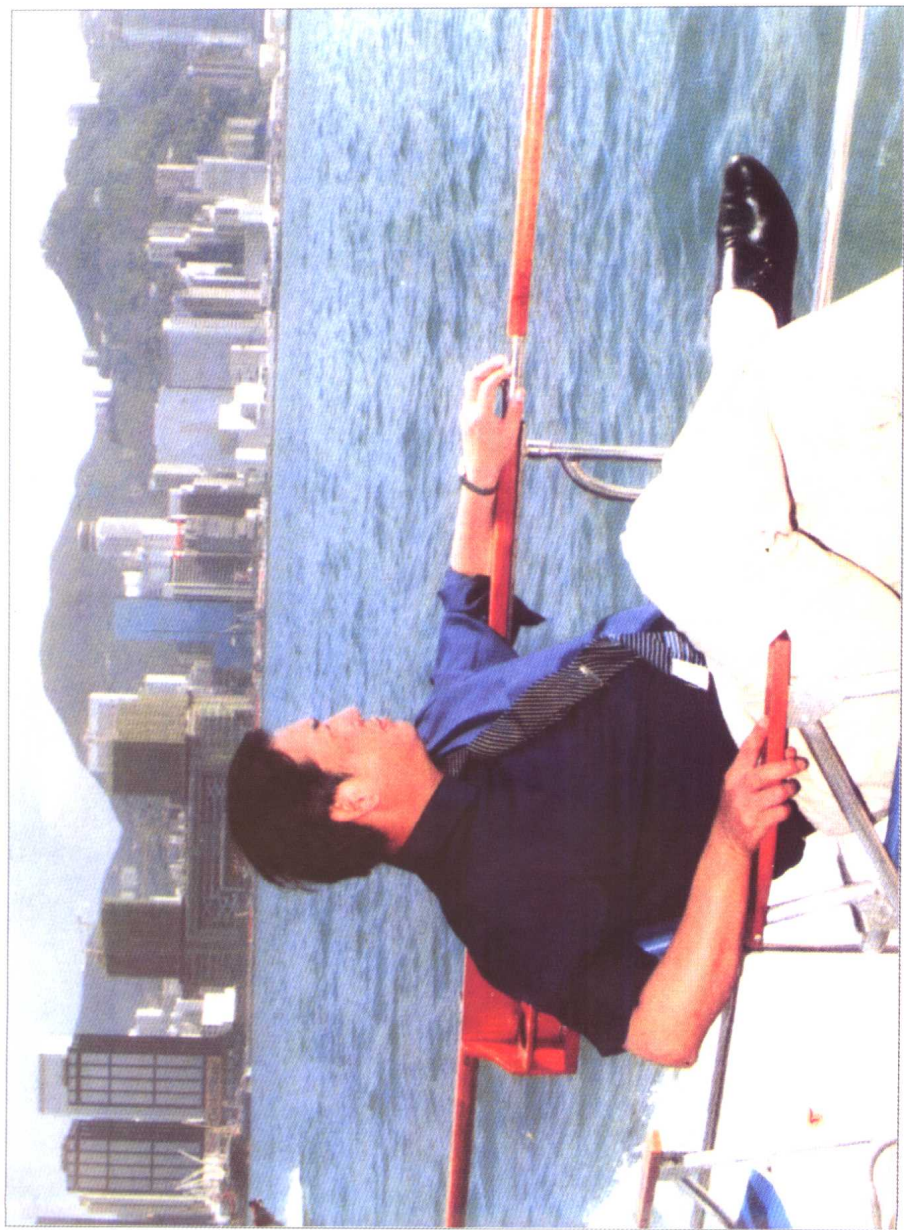


庄重文(右1)和叶君健(左1)、韶华(左2)、张铨在香港

萧军和作者在广州



仿佛已经很久远了，那时鲍昌还活着！（从左至右为：张锬、李国文、张贤亮、鲍昌、邓友梅、韩午燕）



面对香港巍峨起伏的楼群，他正在凝眉沉思

文学是偏爱个性的。散文是特别富有个性、特别便于抒写自我的文学品类。

以我之笔，写我之心，抒我胸中之情怀，状我眼中之景物。一管在握，浮想联翩，上下几千年，纵横亿万里，自由驰骋，信笔写来，岂不快哉！但归根到底，都离不开一个情字、一个真字、一个我字。换言之，即是要写“我”的“真”“情”。

没有我的真情，就没有文学，也没有散文。

——作者题记

夏夜说梦(代自序)

夏夜多梦。有时从梦中醒来,不禁辗转反侧,想要追回梦中的境界。追不回来,仍然要苦思默想,甚或朦朦胧胧的,把梦中的事情和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梦想,哪是现实?!

和现实生活一样,梦也有好梦、噩梦和平庸的梦的分别。平庸的梦,做过就忘了,噩梦做多了,就连梦也不敢再做了。连梦也不敢再做的日子,实在太凄凉了。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有过这种经历。只有那种充满美好憧憬、美好希冀的梦,才是梦的精华。梦想云云,其实是关于理想的又一种诗化、浪漫化了的说法。好梦成真,就是一种理想的实现。梦想没有实践的机会,便永远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想。

我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也经常在梦里行走,在梦里飞翔;经常沉湎在梦的境界里,为追逐一个个新的梦境而神醉魂驰,而搏击不止。

因为这样,我也特别爱听别人说梦。前些时候,在北京王府饭店的水晶厅里,我就听到一个在美国 SSA 系统软件联合公司供职的年轻人当众说了自己的梦想。他是 SSA(中国)有限公司的只有三十六七岁的华裔总经理。那一天,是这家公司开业大吉的日子,几百位宾客齐集在水晶厅,等着聆听他的就职演说。他却只说了很短的一段

话。他说：“我不是演说家。我是一个梦想家。我从小就在做一个梦，一个关于中国强大的梦。我梦想在 2011 年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日子，中国能够强大起来。”

从这位美籍华人总经理的话里，我还想到了另一个美国人的梦想。他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罗杰伟先生，他从 1981 年开始创办 SSA 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使这家公司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千名雇员，全年收入超过 2 亿美元的跨国公司。1991 年 8 月，正当他的事业走向鼎盛时期而他的年龄也只有 36 岁的时候，却忽然宣布辞去董事长和总裁的职务，去实现他从童年时代就萌生了的梦想：献身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文化的研究。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已经 12 次来过中国。从 1991 年起，他每年都要来中国住上几个月，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学习汉语。这位曾经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公司总裁的美国人，和许多普通学生一样，住进简陋的学生宿舍，谢绝一切来访，排除了所有公务，潜心攻读。他去过敦煌，去过西安，去过许多留有唐文化遗迹的地方，每一次都在那些地方流连忘返。有些人说，他是对中国的盛唐文化入了迷，中了魔，他却一直乐此不疲，越学习越入迷，越研究越有劲头。

我是在罗杰伟先生第 9 次来中国时，和他结识的。那时，他已经可以较熟练地掌握汉语，能够用汉语对话和讲演。在文采阁，我们邀请了一批作家和他见面。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席间，他向我说：“我也在做中国强大的梦。盛唐时代中国是强大的。盛唐文化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我希望盛唐文化能够在世界上发扬光大，也相信中国一定会再次强大起来。”

关于中国再次强大起来的梦，很多人都做过。一部中国的近、当代史，就是由无数仁人志士用他们这种轰轰烈烈的梦想和为之献出的青春、生命与鲜血谱写成功的。死去的人，人们一直在纪念他们。后来者又在继承他们的遗志，追寻他们梦想的轨迹，前仆后继地顽强战斗着。这种梦，不仅是炎黄子孙一直在做着，世界上其他民族中对中国怀有友好情谊的人，也有许多人一直在做着。到了 20 世纪末的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这将不止是一种梦想,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够实现的现实。

人不能只在梦里生活,但又不能没有梦。没有梦的世界,太枯燥、太乏味了。没有梦的人生,简直是枉活了一世!

我们曾经有过多梦的年代。那时候,许多绮丽美妙的梦想,曾经那么强烈地吸引过、激励过、燃烧过我们。在严酷的现实撞击下,有些远离实际的梦想无情地破灭了。它使我们中的一些人,变得更加清醒、更加冷静起来。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趋向于现实,梦也变得越来越少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用简单几句话说明清楚。但我却常常为之感到有几分困惑、几分怅惘、几分淡淡的感伤。

在文学界的朋友中,怀有这种想法的,似乎远不止我一个人。最近读到河南两位作家鲁枢元和李佩甫《关于文学与精神生态的对话》,对我就颇有启迪。鲁枢元是一位有影响的评论家。李佩甫则是我所熟悉的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们鉴于目前不但在文坛上,而且在社会上,都很欠缺精神这一块,所以提出在社会的温饱问题已经或开始得到解决之后,有重建乌托邦,重建精神家园的必要。鲁枢元认为:“我们以前批判乌托邦确有其合理的一面,可是不幸的是在批判的同时把它的精华也批掉了,这精华就是——憧憬与信仰,自信与向往,即属于精神层面的那些东西。”

憧憬与信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如果连这些都没有了,人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觉得:人不能没有梦,不能没有梦想。

我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不仅在多梦的年代里爱做梦,在那些连梦都不敢再做的日月里,我也常做梦。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也做过关于中国强大的梦。从少年时代起,这个梦想就支配着我的一切。但是,我也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梦。年轻时,我做得最多的是关于文学家的梦。年龄大了,才知道这个梦是最难实现的。搞文学而能成家,谈何容易?! 古往今来,真正能够配得上文学家这个神圣称

号的人,究有几多?!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笔耕不止,也只不过是文学的殿堂外面徘徊,很难登堂入室。这些年,我做得最多的是关于为文学界做点实事的梦。十几年前,我的“右派”问题平反之后,有了为文学界服务的机遇。那时候,我就曾梦想过要参与筹建一个文学基金会,作为繁荣华夏文学的经济后援组织。如今,这个梦想,在海内外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支持下,总算初步实现了,尽管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我还曾梦想过:要在全中国一些风景最美的地方,建造一个个为文学家们提供休息、疗养和创作条件的“创作之家”,把杜甫在1000多年前就发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叹,变为现实。这个梦想,现在也已开始得到实现。在深圳、在杭州、在北戴河,陆续建成了第一批“创作之家”,并已使用多年。而一些新的“创作之家”,则正在筹划之中。因为知道挣钱太难了,我还一直在梦想着:要为文学界创建一批有着稳定收入的经济实体,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减轻政府负担。其中一个最大的梦,是想在我的家乡安徽合肥的市中心,建造一座为文学界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的商业性大厦。这个梦,我做了整整10年,几起几落,几下几上,连地基都挖好了,却又几次被迫下马。一位坦诚的朋友,甚至公开嘲笑我:“你呀,在合肥挖了文艺大坑,自己却跑到了北京。”如今,在那个坑的基础上,终于矗立起一座将近两万平方米的文采大厦。去年12月28日下午,当参加筹建的工作人员,从刚刚封顶的文采大厦的18层楼顶上,点燃起响亮的爆竹,并且把电话打到北京,让我谛听那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时,我用颤抖的双手紧握住话筒,止不住泪流满面。这时候,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体验到:当梦想得到实现后,那种难以名状的喜悦与激动。

近二三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的梦想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宏大了。我梦想在首都北京为文学界再建一座活动中心,梦想要为体弱多病的中、老年作家创办一所医院门诊部;我还梦想设立一项世界性的华人文学大奖,梦想为那些21世纪的文学之星们提供更多的出书机会;最近,我更梦想要在京西的崇山峻岭中建一个国际

文化名人陵园,给海内外已经故去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名人寻找一片埋骨的热土,让他们的灵魂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得到永久的安息。这些梦想,一个接着一个。如果在过去,看来都是一场场虚幻的梦。如今,有的已成为现实,有的虽然还停滞在做梦的阶段,但我相信:事在人为,在文学界和社会各界许多爱做梦的人的共同努力下,一些看来还只是梦想的事情,都将有可能逐步变为美好的现实。

能够做梦的人,是幸运的,是有福的。能够让梦得到实现,自然是一种更大的幸运、更大的福气。我们经历过一个多梦的年代,又经历了一个虽然短暂但却让人刻骨铭心的不敢做梦的年代,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放胆做各种好梦并且可以通过努力实现一个个梦想的年代。

感谢生活,在给予我许多坎坷和曲折的磨练之后,又给了我做梦的权利,给了我实现一个个梦想的幸运和机遇。我这个喜欢做梦的人,今后还会继续在梦里行走,在梦里飞翔,为追逐一个个新的梦境而继续搏击不止。

夏夜多梦。我这是在痴人说梦么?!不,梦和现实,往往是很难分开的。有的时候,梦比现实更美;有的时候,现实比梦更美。

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有一个好梦,并且能够好梦成真!

1994年仲夏之夜

目 录

夏夜说梦(代自序)·····	(1)
----------------	-----

第一辑

世界是傻子的世界	
——在厦门大学的一次演讲·····	(3)
在陈嘉庚先生墓前的沉思·····	(9)
又当桂子飘香时	
——记 1990—1993 年巴金在杭州 ·····	(13)
冰心三题 ·····	(24)
在冰心研究会成立会上的发言 ·····	(24)
待割者 ·····	(26)
关于冰心的家 ·····	(30)
送艾青同志远行 ·····	(36)
是真名士自风流	
——萧军先生逝世 5 周年祭 ·····	(42)
写在银杏树叶飘落的时候	
——悼海伦·F. 斯诺 ·····	(52)
附:海伦·F. 斯诺的来信 ·····	(58)
日月行天,江河泻地	
——记彭德怀同志回延安 ·····	(60)